

长篇历史小说 · 江山美人系列

李后主

情种天子



远方出版社

司马长风 / 著

长篇历史小说·江山美人系列

I24.3
228

李后主

情种天子

◎司马长风 / 著



远方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王顺义

封面设计：康笑宇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李后主/司马长凤著. -呼和浩特：远方出版社，1999.2

ISBN 7-80595-505-0

I. 李… II. 司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8) 第 38068 号

李 后 主

司马长凤 著

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 15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保定市第二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：13.5 字数：335 千

1999 年 2 月第 1 版 199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000 册

ISBN 7-80595-505-0/I·213

定价：19.80 元

前 记

南唐后主李煜，在中国文学史上，有似一颗掠空而过的彗星，出现的时间虽然短促，但光芒四射，于一瞬间获得永恒，亦将永恒集中于一瞬。

在中国史上，可数的君主有六百数十人，李煜作为君主，平庸无所短长；若以汉书古今人物表的排比方式，这位江南国主，其品秩当在中下之下。然而，在文学上，这是一颗彗星，屈原、李白……屈指可数的异才杰出之士中的一个。

李煜诞生于公元九三七年，这年，正当他的祖父李升受吴皇帝禅位为帝，那时，李升尚姓徐（幼年，他为杨行密的大将徐温的养子，从姓徐——杨行密为唐末著名的藩镇之一，封吴王；其后，行密之子称帝，即为五代十国中的十国之一：吴。）立国号为齐，其后复姓，亦复国号为唐。据说，李升是唐宪宗第八子李恪的玄孙。李煜和他的国家同时诞生，历三十九年而国亡，李煜被俘。越三年，被宋帝所鸩杀，享年四十二岁。

李煜生长的时代，是中国史上著名混乱的五代十国。公元第十世纪的中国，有七十九年在全国性的混战中过去。（公元九七九年，宋灭北汉，结束五代十国。）五代十国，兴灭于其中的七十二年之间（唐于公元九〇七年亡。）但在唐亡之前，混战即已不休。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雏型，于唐亡之前就出现了。

李煜的生、长、死，就在这一个混乱的时代背景中。

乱世出英雄，但是，割据一方的南唐第三代国主李煜，却不是英雄人物，当他嗣位为君时，南唐已取消了国号，他也不曾正

式地称皇帝，仅以割据的藩国地位，称江南国主。就现在的习惯语词来说，江南是在宋皇朝字下的一个半独立国。在他祖父称帝建国之后，南唐立国精神，就是自保疆域。南北朝时代的南朝，偶然还有北进的口号，五代十国时代的南朝，连这一口号都没有了。南唐书（陆游）中记载着一则故事：江淮间连年丰乐，兵食盈溢，群臣多请恢拓境土，帝（李升）叹息曰：“吾少在军旅，见兵之为民害，深矣。诚不忍复言。使彼民安，吾民亦安矣。”一个开国皇帝的胸怀如此，其子孙之志可知。南唐的第二代皇帝李璟（李煜的父亲），承继父志而事偏安。他的立国名言是：“兵可终身不用，何数十年之有！”那是答复朝臣谓数十年不用兵之请的。李璟在位垂二十年，其晚岁，北方的周朝（五代之一）起兵南侵，江北郡县尽失，李璟请和，奉周正朔，放弃了帝号。自此以后，江南日益式微，到了李煜的时代，江南更加衰落了。在李煜之前，南唐尚有自保之条件，到了李煜时，自保的条件已经失去，他从登位那一天起，就等待着自己的国家灭亡，也可以说：灭亡的命运已经注定，所待，只是时间而已。

如果李煜是一个英雄豪杰，他会竭尽所能地挣扎，反抗形势（或命运）的安排，那样，或者有可能扭转乾坤，免于灭亡。

然而，李煜并非英雄豪杰。

李煜的性格，有似太湖水系中的河川之水，柔弱的，更恰当地比喻，他的性格像载负了六朝金粉的秦淮河的水——不可能出现波涛壮阔的场景。

于是，在没有前途的环境中作一位国君，他表现了颓废。

李煜和刘阿斗，陈叔宝不同，前代的若干亡国之君，由于本身愚呆无知而耽于安乐，而李煜却是有知的，他看得清形势，却无可把握。因此，当他为国君的时代，精神状态陷于分裂，有时，他勤政爱民，颇表现了孜孜不息。但是，一转眼，他就懈怠了。不

愿去接触现实，自我地与现实隔离，以宗教迷信为寄托，以声色娱乐为寄托，他逃避着，希望时日于逃避中迅速地过去。

在这种形势下，他唯求苟安与省事，一方面，他认为无论作什么都挽回不了大局，同时，他怕多事而造成藉口，那时，赵匡胤已受周禅而为帝，建立了宋皇朝。这一股新兴势力，如旭日东升，随时有并吞江南的能力。李煜只能安份守己，柔顺适应，以免宋帝找到进兵的藉口，凡是宋皇帝用的官名，他都不敢用，甚至，他取消了诸弟的王爵，改封公爵，用以表示江南国较宋朝低一等，小心谨慎，目的是为苟全。

白居易诗：“壮志郁不用，须有所泄处。”李煜，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物，在政治上，他是完全地“郁不用”，于是，他的精力泄于另外的方面。

史家称他耽于享乐，但我要指出，李煜在这方面和若干亡国之君的淫靡完全不同。他的享乐是智慧的，他的逃避也是智慧的。前者，他的声色之娱有各式的创造，就音乐上说，他和他的国后不仅制作新音，而且复活了旧谱；盛唐时代的乐谱，因兵乱而残缺不全的，他们将之重谱了。在舞蹈艺术方面，他创制了金莲舞，使舞伎缠足——着上类似现代芭蕾舞鞋的鞋子。中国女子缠小足，是由李煜始作俑的。至于后者，他以佛教为逃避所，造佛寺，讲佛法，但他本身却从来不求长生。显然，他比东晋南渡后那些服五石散的士大夫来得高明。

他只是为逃避而自耽于宗教迷信。

通常，作为一个皇帝，生活有两个方面，一是朝廷，一是宫廷，而李煜则是一个在朝廷生活无能为力的国君。他把自己的壮志泄于宫廷，因此，他留给后人的，只是宫廷生活的绮丽侈糜的一面。

他也会积极精进，但是，形势使他在这一方面无法有表现。

因此，他的一生的两个阶段，就分得非常明哲。国亡之前，是

繁华的极至，国亡之后，又是萧索的极致，繁华与萧索，都从他的作品中表露出来。

在国亡之前，他有许多绮丽的故事，表现了文人式的多情，最为人传道的，是他和姨妹子的恋爱，那不是帝皇式的。君主的情欲，是“汉皇重色思倾国”，自我为王而发出的。李煜和姨妹子，则是幽期密约，丝毫不及于帝王的权力。

李煜是绵绵多情的人物，他和国后周氏（史称大周后）情爱甚深，但他又悄恋姨妹（史称小周后），同时，他对宫中其他的女人，又表现了一种情分（不是“新承恩泽”的淫欲），不但对女人如此，对兄弟，他同具缠绵的情致。

这里，需要举例。

李煜和他的大周后（名娥皇），闺中情好，可以选下面两阕词以为纪事：

“晚妆初过，沉檀轻注些儿个，向人微露丁香颗，一曲清歌，暂引樱桃破。罗袖袞残殷色可，杯深旋被香醪漉。绣床斜凭娇无那，烂嚼红茸，笑向檀郎唾。”（一斛珠）

这是艳词，咏口舌间，有人认是泛作，有人认是他记闺中故事而赠大周后的。下面一阕，也是被认为赠大周后的：

“晚妆初了明肌雪，春殿嫔娥鱼贯列，笙箫吹断水云间，重按《霓裳》歌遍彻。临春谁更飘香屑？醉拍阑干情味切。归时休放烛光，待踏马蹄清夜月。”（玉楼春）

这里所表现的，是无愁的欢乐。

在另外一面，他和姨妹子私会，表现了幽期密约的窃喜心情，举一阕如下：

“花明月暗笼轻雾，今宵好向郎边去。划袜步香阶，手提金缕鞋，画堂南畔见，一向偎人颤，奴为出来难，教君恣意怜。”（菩萨蛮）

这儿表现了小儿女态，小周后仅仅着了袜子，而且袜带还不

曾系上，提着鞋，悄悄地应姊夫的幽会。

在男女情感之外，李煜寄怀被宋帝留质不放的弟弟郑王从善，常登高眺望，为文，中有“原有翼兮相从飞，嗟余季兮不来归”；他又为宫女写扇，题了：“风情渐老见春羞，到处销魂感旧游，多见长条似相识，强垂烟穗拂人头。”

上面所引，可以约略代表李煜为君时代生活繁华的一面；他文学上的才华，已有了清丽的表现。如“花明月暗笼轻雾”一阕，成为写情的绝唱。可是，这些的份量总是嫌轻。直到宋兵围城，苟安的希望幻灭了，宫廷轻俏绚烂的生活被破坏了，悲从中来的李煜，沉重地，深远地用文字组织自己的哀愁。一步深一步，也表示了他的环境一天比一天坏。

文学史上的彗星，在国亡之后，闪现了他天才的光芒！

南唐李煜虽然疏于兵事，亦疏于政事，但是，宋帝与他的属国吴越，两路夹攻，围金陵一年，始能攻破。由此可见李煜是得到江南百姓拥护的一位国君。

李煜的作品风格，于围城中转变，据说，金陵城破之日，李煜有一阕词的手稿被发现，此词曾经涂改。那是一阕“临江仙”，为李煜作品的分界线，兹录如下：

“樱桃落尽春归去，蝶翻轻粉双飞，子规啼月小楼西，玉钩罗幕，惆怅暮烟垂。门巷寂寥人散后，望残衰草低迷，炉香闲袅凤凰儿，空持裙带，回首恨依依。”

于是，李煜进入国亡为虏的悲剧境界——他投降了，被宋人押了北去，他记述离开都城的时节，唱出了“破阵子”：

“四十年来家国，三千里地山河，凤阁龙楼连霄汉，玉树琼枝作烟萝，几曾识干戈？一旦归为臣虏，沈腰潘鬓消磨，最是仓皇辞庙日，教坊犹奏别离歌，挥泪对宫娥。”

这阕词，当时渡江后回忆仓皇辞庙而作的。但距离亡国短景当不久，在叙述李煜的生平，这是一块界石。

同一个时期，李煜去国离乡，在北渡长江的船上，唱出一首哀伤沉痛的律诗：

“江南江北旧家乡，四十年来梦一场，吴苑宫闱今冷落，广陵台殿已荒凉，云龙远岫愁千片，雨打孤舟泪万行，兄弟四人三百口，不堪闲坐细思量。”

四十年来梦一场，好日子过完了，到了汴梁，作为亡国贱俘，他伤悼已逝的年华，他回忆故国，哀思由他的心灵深处流出来，用文字串缀而成词：

“林花谢了春红，太匆匆，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。胭脂泪，相留醉，几时重？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。”（相见欢）

“人生愁恨何能免，销魂独我情何限，故国梦重紧，觉来双泪垂。高楼谁与上？长记秋晴望，往事已成空，还如一梦中。”（子夜歌）

故国，只能在梦中相见了，而现实呢？他写出：

“昨夜风兼雨，帘帷飒飒秋声，烛残漏断频倚枕，起坐不能平，世事漫随流水，算来梦里浮生，醉乡路稳宜频到，此外不堪行。”（乌夜啼）

现实只有沉醉的一条路，也只有醉了才能安稳，作为俘虏，他又只有醉的自由。从前，他醉了时，嗅着花蕊而解酒，现在，他不必解酒，他只望醉得长久些。然而，酒有醒时，醒来怎样呢？不寐苦夜长，又潜入于回忆中了。回忆，无穷无尽的，“剪不断，理还乱”的，于是，在那些个酒醒之后的夜里他凄清地独唱：

“春花秋月何时了，往事知多少？小楼昨夜又东风，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。雕栏玉砌犹应在，只是朱颜改。问君还有几多愁？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”（虞美人）

“帘外雨潺潺，春意阑珊，罗衾不耐五更寒，梦里不知身是客，一晌贪欢。独自莫凭栏，无限江山，别时容易见时难。流水落花春去也，天上人间。”（浪淘沙）

作为俘虏，他没有逃避的场所了，忧愁接着忧愁，苦难接着苦难，最后，胜利者将他的妻子也占夺了，终于，胜利者将他置于死地。

亡国之君，像李煜那样地下场，是平常的。

每一个亡国之君，都被人轻诟，唯独李煜，没有人忍心骂他。因为他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彗星，在李煜的文采前面，他的亡国并不是重要的。在中国史上，可以考见的君主（包括赵匡胤式皇帝，李煜式的国主在内）当有六百数十人，然而其中有多少人在后世的影响能如李后主？

秦淮河上春水方生。

春风自东海来，拂过平畴，吹绉了弱水三千，承问秦淮；也承问秦淮两岸的垂柳。

垂柳的根盘半浸在水中，垂柳的长条在春风中摇曳飘荡，有时拂着船篷，有时拂着堤上行人的头。

堤岸，一边是白石砌成，一边是泥岸，有些地方已经倾圮，因此，柳树的根盘半浸在水中。

白石堤岸有齐整和规律的壮丽，泥岸有自然的与近乎颓唐的风韵。

此中人，爱着泥岸所代表的风韵。

这是龙盘虎踞的帝王州。然而，形胜的江山怀中，却缓流着一条弱水；弱水，曾载了六朝金粉而去。

人们想像，桃根桃叶的时代，秦淮河必然是泥岸；人们想当年，风流儒雅而兼富有的王献之，在秦淮河舟上载着双妾行乐。人们想：人在画图中，人为画图增艳。

人们议论了：桃根和桃叶，那一位更美一些？有人拥护桃叶，也有人誉扬桃根。

人们各不相让，于是，便以她们的名字作地名：桃叶渡、桃根治。

南朝的士大夫让一双姊妹平分了美丽。

这是江南的问题——江南的历史问题。

现在，桃叶渡的水面，有两艘八桨的快船，徐徐地打桨行进，它们的行进虽缓，但仍时时停下来等待后面的楼船，后面，是江南国主的御楼船。

江南国主的国后，坐在楼船上层的窗口，看着桃叶渡，她似乎沉潜于绵远的往事中，看着，微吟着：“桃叶复桃叶，桃树连桃根，相连两乐事，独使我殷勤……”

垂柳的长条拂入了窗口，国后顺手握住，轻轻地，任随船行的势道而捋着柳条，于是，有盈握的嫩叶在掌中，她放松，轻扬，尖新的嫩叶飘落在水面上了！

柳叶，随着秦淮河水俱流……

于是，她微笑，看看随水俱流的柳叶，又看看自己的手掌——她那白皙和细致的手掌上，染上了丝丝草绿的叶汁，同时，又散出草叶的清芳。

她微笑了。

此时，一艘快船自后面赶上来，侍女报告：

“皇后，郑王殿下自后面赶来——”

——他们的国家，最初称齐，不久称唐，直承李唐的正统。后来，向江北的周国称臣，再改国号，先用南唐，周国不答允，只得改称江南国。

江南国的统治者，不许称皇帝，也不许如战国时代那样地称国君，他只能称国主，配偶则称国后。

现在的江南国主李煜，是第三代；他嗣位之前，北方的宗主国周，已为赵匡胤所篡，另建了宋皇朝。但是，江南仍旧，李煜的父亲向宋称臣，李煜嗣位，也向宋称臣纳贡。因此，他从未有一天称为皇帝；不过，江南的百姓，宫廷的侍从，习惯地仍称呼着皇帝与皇后。

现在，国后探首出窗，看了后面一眼，向侍女说：

“传命止乐——”

楼船底层，有十余名乐工和乐伎在演奏，国后令下，丝竹声徐徐地收歇了——最后，是一声磬响。

在玉磬的余音袅袅中，郑王李从善的船已傍近了楼船，年轻的郑王立在快船的船头，向上一拱手：

“国后，国主在龙兴寺，有事绊住了，要迟半个时辰才能到河上来，国主命臣先奏！”

“唔，”她微笑点头，“你上来吧——。”

“国后，我不——我要赶回龙兴寺去。”李从善笑嘻嘻地接下去，“龙兴寺有盛会，国主赌输了一幅画给小徐！”

“是什么盛会？为何不通知我参加？”

“那是临时的，国主拜了佛，正欲启程到河上来，中书令韩公和小徐正博，国主也参加了！”

中书令韩公是老臣韩熙载，小徐，是中书舍人徐铉，他们，是江南的名士大夫，也是李煜的重臣。

“你没说赌什么？”

“赌——诗谜！”李从善期期地说。

“从善，扣住你的船，我也去！”

“噢，国后，他们就会散的，你赶了去，他们已散了，何必徒劳往返呢？”

“那末，你赶回去呢，是不是你回去了就不散？我一去，他们就散了？”

“国后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！”李从善着急了，“国后，实在我不会说谎——”

“那么，你告诉我，他们在作什么？重光那一幅画究竟输给了谁？”她掩抑地笑问。

“这个……”李从善狼狈了，期期地说，“是，是中书令韩公，他……”

“他带了女子来，是吗？”

“是……”李从善低吁着，“国主……”

“好好儿说呀！”

“国后！”李从善看看左右，“我上船来报告。”

“不妨事的，就这样讲述好了，国主可不怕侍从知道的哩，他要瞒，也只需瞒我一个人。”

“国后，国主只是逢场作戏，并非真有什么的。”李从善竭力为哥哥解释，“今天，是韩公带了一名家妓来——那人唤作流珠，能歌，也很慧，长相亦不错，又……”他说到这儿，忽然顿住；他发觉，在国后面前如此称誉一名歌妓，是极不适宜的。

“又善晓人意，是吗？”国后平静地接口，“韩熙载这人，为老不尊，说起来，他还是我父亲的朋友，应该说，他是我父亲的前辈。”

——江南国后是大司徒周宗的女儿，小字娥皇。她是江南出名的才女，也是出名的美女。

“是的，韩公风流……”李从善无可奈何地批评了一句。

“那末，你回去吧，我自在河上逛逛就回宫——你告知重光，别忘了今天是三月初三。”

于是，郑王掉转快船，迅速地回航。

“皇后，我估计皇上很快就会来的。”宫人庆奴笑说。

“随他吧，国主的生性如此，到处流连景光——”娥皇低吁着，“其实，他也不必瞒我的，就是瞒，至多三五天，我一样会得知，人们不讲，他自己也会讲——”她说笑着，笑瞪了庆奴一眼，“你也常帮着国主瞒我。”

“皇后，天地良心——”庆奴叫屈了，“我对皇后最是忠心耿耿的，我从无欺主之心。”

她轻笑着，没有再继续下去，庆奴却有些儿讪讪地，待了一歇，请示：“皇后，恢复秦乐吗？”

“好，你下去问问，这一班人演熟了霓裳曲不曾，如果他们会

了，就奏霓裳曲吧。”

——大唐天宝时代的霓裳曲，久已失传了，当李煜为太子之时，找到了一份残谱，此后，他们夫妇潜心整理，由娥皇主理，于去年冬天重新谱就。她称之为霓裳新曲，但是，这套曲尚未公开演奏过。

现在，盛唐名曲，在秦淮河上演奏了。

御楼船在悠扬的乐声中缓缓地行进着。秦淮河两岸的游人，渐渐地集中，随着楼船而行。看楼船两舷花枝招展的宫女，也听楼船中传出曼妙的乐奏。

不久，三艘快艇在秦淮河上出现了，两岸的游人发出了欢呼，万岁的叫喊声掩盖了乐曲。

江南国主李煜，立在快船的船头，衣带当风，飘飘然，他的左右，立着白鬓的韩熙载，以及黑须的徐铉，还有，是一名着了绿衫，束暗红腰带的少女。

御楼船在欢呼声中停了下来，船尾的内侍伸出了四柄长钩，左尾舷的内侍，把拒船用的竹灯笼放出——那是用篾编成如灯笼状的东西，中空、有弹性，夹在两船之间，避免相撞，也避免相傍时的震动。

快船傍着了楼船，江南国主轻盈地跃登。韩熙载由四名内侍协力扶持，才能上楼船。他舒了一口气说：

“陛下，我终于老了，乘船骑马之事，以后怕无力再追随了。”

“如果自己保重一些，我想，你还可以追随我十年。”李煜笑嘻嘻地回答——这是有暗示的，韩熙载家妓甚多，侍妾也不少，在前皇时代，皇帝曾限令他遣散诸妾家妓，韩熙载无可奈何而尊命，但是，不久之后，被遣散的诸女自动回来，睡在韩氏的大门之外不去，韩熙载奏请予以收容。终于，获得批准。

江南人以此为美谈，他们称“韩令公奉旨蓄妓。”

李煜讽刺他多近女色而就衰。

这位老臣满不在乎，呵呵地笑着，向上，大声说：

“国后，老臣韩熙载随带家妓流珠来谒。”

于是，在宽敞的中楼舱内，玲珑的流珠拜见了国后，李煜在旁边笑说：

“刚才，流珠歌父皇的遗词，赢了我一幅画去。”

“噢！”国后轻快地打量着流珠，随口问，“你入韩令公府邸，有多久了？”

“奴婢先在张舍人府学歌，到令公府，才及一年。”流珠清朗地回答。

“那末，你从前不叫流珠了，是吗？”

“是，在张舍人府时，叫小素——令公觉得这个名字俗气，才改唤我流珠的。”

“她歌唱时的声音，有似大珠小珠落玉盘，是以老臣改其名为流珠。”韩熙载洋洋得意地说。

“很好，”娥皇嘲弄地瞥了老臣一眼，“让我也听听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声音——流珠，你从前在张舍人府，就歌张泌那首出名的词儿。”

——江南国内史舍人张泌，在乡居时曾私恋一名浣纱女子，以词相挑，那浣纱女似拒似迎，张泌为此而作了一首“江城子”纪事，这首词，迅速传遍了金陵。

流珠拜了四拜起身，其时，底层的乐工已获通知，奏出了江城子的序曲。于是，她以中音唱：

“浣纱溪上见卿卿，眼波明，黛眉轻，高绾绿云，金簇小蜻蜓，好是问他来得么？和笑道；莫多情。”

歌声曼妙，而且，在歌唱之时，这位玲珑的歌妓眉目飞动，能以表情辅助声调。

“谢谢韩令公！”娥皇忽然说。

“噢，国后，我未曾将流珠呈献啊！”

正当韩熙载着急地辩说时，下面内侍传报：中书的报事官到来了。

中书省的报事官到游宴的场合来报事，必然有大事，在轻松中的江南国主忽然紧张起来，皱着眉说：“近来不闻有事啊？”

不久，报事官上了楼船，他先向国主行礼奏告：

“大宋使臣陶谷，兼程而至，计明日下午可至江北！”他说完，再把一封特殊的书函交给韩熙载。

李煜紧张地看着只有一寸长半寸阔的蜡卷子——那是江北与江南秘密通讯，称为蜡丸书的。如果没有特别机密事，不会用上蜡丸书。

韩熙载保持着安祥，玩弄蜡丸书，待报事官走后，才徐徐揭起一个线头，将蜡丸割开。

丸内，银丝编的小盒中，有一笺，上面只写着：“五柳公骄甚，其善待之。”他看完，递给李煜，皱着眉说：

“陶谷在北方有才名，据说亦端方严正，此来，可能是想折辱我们——”

“他明日就到北岸，时日迫切，奈何？”李煜有些着忙，因为，北方使者每次来，对江南皆有所损害，过去，接待北方来使，他们都妥为筹备，而今，只有一日的时间。

“陛下，我来想办法吧！陶谷明日到北岸，让他住一夜，后日渡江，大后日觐见，国主赐宴；时间虽然局促，着力布置，大约也能来得及的。”

“有劳了。”李煜低吁着。

“如此，老臣请辞——”他说着，回顾徐铉，“小徐随我同行，有些事，我们得商量一下。”他又稍顿，转向娥皇，“国后，流珠……”

“流珠入宫了，你再去物色人才吧！”娥皇笑着挥手，“流珠快拜辞故主。”